

全力挑战您的推理功力和逻辑思维

日本推理小说
作家系列

江戸川乱歩奖第49届获奖作品

日本推理小说的诺贝尔奖

霧らゆく夏

恐怖の夏夜

[日本] 赤井三尋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KONGBU
DE XIAYE

日本推理小说
新经典系列

恐怖的夏夜

「日本」赤井明子
著 陈树平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的夏夜/(日)赤井三寻著;易爱华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3

(江戸川乱步奖丛书)

ISBN 7-5378-2520-3

I. 恐... II. ①赤.. ②郭... ③方... III. 侦探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034 号

恐怖的夏夜

[日]赤井三寻 著

易爱华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井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太原市达益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字数:130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

ISBN 7-5378-2520-3

I·2565 定价:19.00 元

译者序

译完《恐怖的夏夜》，不由回想起在日本生活的一些情景来。和北京一样，日本东京的书店也是星罗棋布，数量惊人，充分反映出作为国家首都，不仅政治、经济，而且文化也具有无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但你进入东京大多数的书店，映入眼中半数以上的都是漫画和推理、言情等娱乐性较强的小说，摆放位置也很显眼。这和我们书店总要追求以严肃、高尚为主体的经营风格大为不同，尽管两者之间不具有本质上的可比性，可我还是觉得，我们对娱乐文化的重视不够。人们观念上总以为娱乐通俗作品不是真正的文学，当年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将金庸小说搬入大学课堂以致引起广泛争论就可见一斑。这种观念使实力派作家不愿轻易涉足其间，这个行业中，优秀作家不多，更难得像日本那样每年都增加新生力量，这就造成大众强烈的精神需要与相对贫乏的通俗文化之间的矛盾。其实通俗文学何尝不是文学？它和雅文学一样，都满足着人类的精神需要，只不过层面有所不同。通俗文学面向大众，数量多、范围大，代表了社会以及文学市场的主流，应该特别引起关注。因此，选译国外优秀的同类著作，不仅可以鉴彼知我，促进有益于通俗文学的社会机制的发展，还可以直接满足大众现阶段的文化消费饥渴，有着非常明显的社会价值。

《阴森的夏季》是一部风格舒缓、读之令人心旷神怡的推理小说，它的开篇，没有一般推理小说的血腥场面和层层悬念，甚至更像一部抒情作品，但随着记者韦秀和重新调查的展开，将二十年前的时空与今日的时空巧妙穿织在一起，丝丝入扣，有“倒嚼甘蔗，渐入佳境”之妙。

恐怖的夏夜

虽然只是一部推理小说，作者却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韦秀和的执着认真，井上的细致严谨，大规院长的仁爱负责，比吕子的聪明率性，堀江的狡诈冷酷，武藤的阴郁矛盾……都栩栩如生。同时，作者还善于通过细节展现人物心理，如他这样描写失去儿子夏雄二十年的手塚夫妇：

“韦秀和把眼睛看向了天花板。

上面吊着一个好像现在也能发出动听音响的音乐玩具，木制的婴儿床，画着米老鼠图案的婴儿衣柜，兔子和猫的毛绒玩具，拼拆式的小滑梯，各种颜色的积木，还有婴儿椅。在婴儿椅子上坐着一个玩具婴儿，身上已经被抱得发黑变脏，它面前摆放着一小盘煮豆腐和小勺。

……

手塚夫妇的孩子被诱拐以来的二十年间，他们一直在那间小屋里养育着孩子。养育着不会成长、没有言语、没有反应的洋娃娃，喂他吃饭，让他滑滑梯，教他玩积木，给他洗澡。

自那起诱拐事件发生以来，手塚夫妇的时间就仿佛停止了。”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借着韦秀和一次偶然不愉快的造访，将人类天性中最原始最感人的部分向世人展露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读后竟不由让人想洒一掬同情泪。

小说不仅以结构巧妙，描摹细腻取胜，而且故事叙述中处处流露着对善与美的歌赞，一切恶的事物在小说中没有位置，最终都归于毁灭，对医院里堀江死亡前形象的描写，颇带几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警诫意味；而在比吕子进报社这件事上，除了手塚夫妇，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善意的立场上，书名虽云“恐怖”，但小说的总体描写色调是和谐的，温暖的，闪烁着一层淡淡的人性美的光辉。

从这些方面看，翻译这部小说，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易爱华 癸未岁末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序.....1

恐怖的夏夜.....1

江户川乱步奖的沿革.....248

2003 年江户川乱步奖评选经过.....249

评审委员意见.....250

历届江户川乱步奖获奖名单.....255



恐怖的夏夜

占据了整个第十二层的社长室和秘书室，和楼下的那些编辑部、广告部、销售部、业务部不同，是一个空气清新、安静神秘的空间，洋溢着一种令人难以接近的威严。

走廊地板铺着灰黑色和棕色的格子形图案。一侧墙壁上贴满了《东西新闻报》的头版，报导着自明治时代以来的历史性大事件。

这些新闻从西南战争开始，依次为日清、日俄两战争、关东大地震、无条件投降、东京奥林匹克、人类首次登月、美元危机、田中前首相被捕、苏联解体、阪神淡路大地震、奥姆真理教，最后以缓缓倒塌的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的报道结束。

另一侧为展览橱窗，它分类展示着东西新闻社的概况。

由这些概况可知，东西新闻社每天使用的报纸约为 1500 吨。把它换算成直径一米，重 850 公斤的纸卷的话，为一千八百多卷。印刷时使用的油墨达到了 22 吨。

在概况介绍之后，展示着以新闻协会大奖为首的琳琅满目的奖牌和奖杯。

东西新闻社人事厚生局的武藤诚一直接进入了秘书室。

在玻璃墙隔成的秘书室中，摆放着各种赏叶植物，宽敞舒适，今天也有十几个秘书忙碌地制定着常务理事以上领导的日程，以及安排婚丧嫁娶等事宜。

饭岛秘书长正在最里面的办公桌前等着武藤。

他和武藤是同年进入这家报社的。有着典型的北国出生者的形像，容貌

恐怖的夏夜

端正，肤色白晰，身上散发着一股虚无主义的气息。饭岛用他那雕刻家般的手示意武藤在办公桌旁的沙发上坐下。

“就我的观察，社长并没有太生气。反而有点感兴趣的样子。”

饭岛面对武藤坐下，凑过头小声地说。

“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长意愿的事儿。”

饭岛点着烟，随着吐出的烟雾叹息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只要实事求是地对杉野社长说清楚就行了。像你刚才那样无所谓的态度，是社长第二讨厌的态度。顺便再提醒你一下，不要啰里啰嗦地解释。那是社长第一讨厌的态度。该认错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认错。现在社长的心情好像不太坏，就看你做得怎么样了，有道是伴君如伴虎。”

“……知道了，就这些吗？”

“就这些。”

武藤站起来了。

“武藤”

“嗯？”

“真有你的”

“什么？”

“虽说不是你做的，是故意不做的吧。我倒认为没有错。”

武藤轻轻地点点头，推开了通向报社高层管理者办公室的门。

在宽敞的走廊尽头，是东西新闻社总社长杉野俊一的办公室。

经过走廊两侧各高层管理者的办公室，武藤敲响了社长室那特别厚重的大门。

几秒钟后，办公室的门很安静地打开了。

一瞬间，杉野社长洪亮的骂声传进了武藤的耳中。

不过那不是冲着武藤的。

宽敞舒适的社长室。在靠里的办公桌前，杉野社长背对着门，正冲着电话怒骂。

来开门的岸边广告局长耸耸肩，在武藤的耳边小声地说：

“直到刚才，还说得很有和气，渐渐就激动起来，成了这样。你猜电话那边是谁？”

武藤摇摇头。

“秀峰出版社的乾社长。”

武藤叹了口气。

“今后一段时间，咱们报社和秀峰之间大概会冲突不断。我看他们出版社的书籍、杂志的广告也不用惦记了。这些都是因为你。”

广告局长用这种半是嘲讽的口气说完之后，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坐下了。

杉野用很难想像是出自一家全国知名大报社社长之口的十分粗俗的话语骂完之后，像摔东西一样地放下了话筒。

他活动活动肩膀，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后，用鹰一般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仍旧站在门边的武藤。

接着杉野命令道：

“坐下”

在沙发前的桌子上放着《秀峰周刊》的宣传样稿。它原计划刊登在明天东西新闻报早刊的社会版上。

在罗列的标题中，有一行中体字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眼帘：

“聘任诱拐犯之女为记者，东西新闻社的‘公正和良知’”。

“秀峰和咱们报社作对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从报社高层的权力斗争到记者的桃色丑闻，甚至连职工食堂的饭菜，他们都要写文章攻击。不过，这次有点太过分了。”

杉野气愤地把《秀峰周刊》的宣传校样扔到了桌上。

武藤默默地拿起广告校样迅速读起来。

等他读完，杉野说道：

恐怖
的
夏
夜

“虽说事关人权，他们做了一些处理，把被录用者的名字换成假名，并以正面的形式作的报导，但从整体上看，尽是瞎编滥造，没有深入挖掘。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我想问你的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不是真的？”

武藤目光看着广告校样，回答道：

“是真的。”

“你怎么能确定是真的？”

“因为有侦探所的调查报告。”

“侦探所？咱们报社现在还在用侦探所？”

“这是从前任人事厚生局长那儿继承来的，据说是很早以前遗留下来的作法。”

“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上一任局长本来打算废除，可是不巧又赶上了奥姆真理教事件……”

“明白了。不过从明年开始不要再搞这个了。这涉及到人权问题，如果东西新闻社在招聘职员时使用侦探所这事被曝光的话，那才是真的丑闻呢。”

“是，我知道了。”

“还有，你接受了《秀峰周刊》的采访吧？文章中出现的招聘负责人是你吧？”

“是。”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告诉我？要是那时告诉我的话，这样的文章我很简单地就能封锁的。”

“他们是通过电话采访的，而且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写这种揭人隐私的文章……”

“混蛋！”

伴君如伴虎。

“你当了多少年记者了？难道没有想到他们会把那些在报纸上绝对不该发表的事情，轻而易举地就发表出来吗？”

“……”

“还有，你提交的最终面试者的个人资料中，有关这事的记载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向进行最终面试的报社高层管理者隐瞒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认为咱们聘用的是她本人，至于她父亲是谁没有什么关系。”

“你是认为东西新闻社的高层在知道那个人的父亲是诱拐犯后，就会拒绝聘用她当记者吧？”

“我没有那种意思……”

武藤一时欲言又止，接着又下定决心似的，抬起了眼睛。

“实际上还有一个理由。”

“什么？”

“我直说了吧，二十年前，我在横须贺分局。”

杉野的脸上瞬间出现了惊讶的神色。

“是嘛？那么当年的诱拐案件是你采访的了？”

“我还采访了犯人的家。而且亲眼看见了当时还只有两岁的那个小女孩儿。她被记者、照相机重重包围着，大概是受了惊吓吧，在一个可能是亲戚的女人怀里不停哭着。二十年后那个孩子来报考东西新闻社，而且层层过关，一直杀到最后的面试。我感到多少有点缘分。而且这是事实。特别是咱们报社，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失败的话，在最后的面试中被刷掉的人几乎没有。最后的面试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当然这些情况那个女孩儿完全不知道。”

杉野取出桌子上放着的烟，广告局长给他点上火后，他深深地吸了一下，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

“刚才那些话就算我没问过。那么，这个颇有争议的被录用者的名字叫什么？”

“朝仓比吕子。”

杉野皱起了眉头，锐利的目光向远方望去。

“是那个女孩吧？两个在笔试中写出了汉字的‘龔铄’一词的人中的一个，我印象挺深的。她是一桥大学的吧？”

“是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擅长英语和中文。在新闻写作的笔试中也名列前茅，在所有参加考试的四千六百人中，她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而且由于那个人已经被财政部抢走了，她实际上是单独的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人。她进报社后希望分配到国际部工作。她被经营餐饮店的一对夫妇收养，这对夫妇在荻洼开了家烧鸡店。”

武藤把准备好的朝仓比吕子的简历原件递了过去。

杉野接过后，盯着它看了起来。

每年在最终选考阶段，杉野都会面试一百多个学生，但这不过是他繁忙日程中的一件事而已。

“我想起来了。不过这张相片可照得不怎么样，那个女孩儿长得更好一些。”

说完杉野把简历扔还给了武藤。

“不管怎么样，还是来考虑该怎么善后吧。先让岸边向所有刊登《秀峰周刊》宣传广告的报社联系，请求他们不要刊登它的标题部分。大概会有多少家报社呢？”

“他们在朝日、每日、读卖、日经、产经、东京，还有各种地方报上大概都会做宣传广告。”

“这件事严重地侵犯了人权。所以即便是咱们的竞争对手也应该会帮忙的。”

“还有电车、地铁内的悬挂广告，该怎么办呢？”

杉野深深地吐了一口烟气。

“是啊，还有这个。当然这也得请他们帮忙。不管怎么说，这个标题尽量不要让读者看到，要把能想得所有的办法都使出来。”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岸边站起来，走出了社长室。

“不能运用法律手段，真遗憾。”

杉野自言自语地说着。

“又不能向新闻管理部门申请禁止他们出版，而且这件事情搞得越大对朝仓的伤害也就越大。她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有和她联系过，说不好，不过如果秀峰的记者没有和她接触过的话，应该还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她迟早都会知道的。你赶紧去对朝仓说明情况。再怎么，她都是一个处于敏感年龄阶段的女孩儿。你可不能让她说出要放弃录用之类的话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参加四月份的新职员就职仪式，这是你的任务。一定要拿出诚意去办这件事。还有侦探所那边……”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杉野咂咂嘴，迅速地转过身来到办公桌前，拿起了电话。“我现在很忙。如果不急的话……什么？……明白了，给转过来。”

杉野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我是杉野。……是是，很抱歉最近没跟您联系。……是……是的……什么？……但是，那是因为……是……是……明白了。我一定那样安排……不……那好，一定一定……再见。”

放下电话后，杉野把身子重重地倒向宽大的椅背，两手交叉着放在了头后。

他闭着眼睛考虑着什么。

然后他睁开眼睛，说道：

“叶山的。”

这是报社内部的人对报社董事长中条贵子的称呼，因为她住在叶山，这多少有点揶揄的意味，有时也称作叶山殿下。她是东西新闻社的中兴之祖的孙女，持有东西新闻社已发行股票的75%。据说她虽然年近八十，但仍然不时给报社的高层经营者打电话，给他们出难题。

“董事长有什么事儿吗？”

武藤小心地问道。

“就是这件事。”

恐怖的夏夜

“这件事？”

“朝仓这事。”

“她的信息可真灵通。”

武藤说道，或许因为有点吃惊，他的声音稍微大了点儿。

“恐怕是那些想凭借她股票势力的人告诉她的吧。是谁干的我大体上能猜到。不过这些先不管它，董事长对这件事情可是非常地关心。”

“董事长说什么了？”

“到底是东西新闻社啊，连重罪犯的女儿也没有任何偏见地就聘用了。所谓社会的中流砥柱就是这样的吧，她非常地高兴。到此为止还没什么问题……”

说道这儿，杉野的语气变得很无力。

“接着董事长又说，像东西新闻社这样的知名报社不应该聘用诱拐犯的女儿。”

“……这好像有点矛盾。”

沉默几秒钟后，杉野说道：

“唉，这事得由我来处理。像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有一次，她说看到咱们报纸上登的梅子干的广告后，买了点一尝，很不合口味，就叫咱们以后不要再登它的广告了。”

“那事我听说过。”

“这次的事咱们争取在报社内解决。不管怎么说，你尽快去见见朝仓，向她说明一下情况并道歉。还有侦探所那边也去一趟。特别要注意确认一下这件事是不是从他们那儿泄露的。”

武藤站起来行了一礼后，走出了社长室。

武藤和人事部长邹访纯——一起从地铁丸之内线的荻洼站下车时，是在当天下午的前半段。

他们和熙熙攘攘的人流一起顺着台阶来到路面上。

在初夏的阳光中，路上行人穿着的明朗、淡色调的服装刺激了他的视网膜，邹访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

他们两人拿着在报社复印的地图，向比吕子的伯父、朝仓胜雄的烤鸡店走去。

比吕子的简历上写的家庭住址是这个店附近的公寓。邹访上午打电话通知有关录用的事宜时，朝仓说下午他在烤鸡店里，如果在店里见面也可以的话，就请到那里去。

邹访回答说在哪都行，顺便问了一下地址和走法，并说下午将和武藤局长一起前去拜访。

“是不是有什么对比吕子不利的消息？”

在挂电话前，朝仓胜雄问到。一种茫然的不安通过电话线传递给了邹访。

“不，没有。聘用比吕子之事，我们没有丝毫的动摇。不过我们这边有点事儿……”说道这儿，邹访和站在旁边的武藤交换了一下目光。武藤轻轻地点了点头，邹访接着说道“因为我们的不注意，泄露了比吕子的隐私，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想去府上说明一下情况并道歉。”

“啊，是吗。”

冷淡的回答，仿佛喜忧参半似的。

“比吕子现在不在家吗？”

“对，可以用手机叫她回来。不过，我想今天你们先对我说一下情况，然后我和妻子再慢慢地对她说，你们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如果您肯这样做，真是太感谢了。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就先去拜访您。当然将来我们也会找机会直接向比吕子道歉的。那么今天下午见。”

邹访说完放下电话后，对武藤说：

“看样子是个可靠的人。”

“麻烦了。”

“从电话中的感觉来看，大概会很好地解决的。”

恐怖的
夏夜

“不是。我是说给你添麻烦了。”

一瞬，邹访不知该说什么。

“哪儿的话。这也是人事部长的工作嘛。不是我多嘴，大家都认为局长的作法没有错儿，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穿过车站前的商店街，名为“鸟朝”的这个小店安静地矗立在住宅街深处的一角。两间房大小的木制两层小楼，如果不是门口挂着醒目的红灯笼的话，很容易错过。

“看上去挺不错的店。”

“不是说的，这个烤鸡店，看上去倒挺高级的。”

“嗯，没准儿挺贵的。”

“让人感觉就像是过去那些住在荻洼的文化人经常光顾的店似的。”

“没准井伏鱒二之流的也是它的顾客呢。”

“不会吧。”

这时，小店的门轻轻一响，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位手提水桶和舀勺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长得小巧玲珑，皮肤白晰，身体微胖，围着围裙。她开始向店前洒水，从她娴熟的动作来看，马上可以明白这项工作她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

没多久，她注意到了站在不远处静静地向这边观望的武藤和邹访，她眯起了眼睛，嘴角泛起微笑，向他们俩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们是东西新闻社的吧？我从我丈夫那儿听说了。”

说着，她解开了系在头上的手巾。

“我是比吕子的母亲幸枝，这次比吕子多亏你们照顾。”

“不是我们的照顾，比吕子能够合格全是靠她自己的实力。啊，忘了介绍了，我是人事部长邹访，这是人事厚生局长武藤。”

“我是武藤，祝贺比吕子得到录用。”

“哟，你们都是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呀……”

一瞬幸枝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困惑的表情。但是她马上又恢复了亲切的笑容，“这儿太热了，站着说话也不方便，请，请到屋里去。”说着，她把两人领进了屋。

掀开帘草编的门帘，走进一间纵深很长的屋子，在柜台后的工作台上，两个年轻人忙碌地准备着当天的料理，一个往竹签上穿肉，另一个正在切鸡肉。

武藤和邹访被带到了二层的雅座。

二层的雅座上有一个男人的背影。他正坐在木纹优美的座位上，一边搔着花白的头发，一边思索着什么。幸枝从背后叫了一声，那个男人回过头来，目光和善，和印象里的中年人形象正相符合。

“啊，你们好，我正在想下个月的菜谱呢，这一想起来，周围的什么事儿都瞅不见了。”

他一边笑着，一边整理着摆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和写了一半菜谱的宣纸，然后把武藤和邹访让到了上座。

“每个月都换菜谱吗？”

在交换名片时武藤问到。

“是的，虽说我们是以烤鸡、鸡肉料理为主的店，不过只是这些话，很难让人感受到季节变化。幸好楼下的年青人和我都会做鱼，所以我们的套餐里，还适当在鸡肉料理中加上了各种应季的鱼和蔬菜。”

“原来是这样。”

“不过鱼的进货量很难掌握。进的少，卖完没货了，顾客会不高兴，多了，连续几天又不得不做相同的鱼。像有的鱼那样，可以生吃、烤、红烧的还好办，可是像现在这种时候，只有望潮鱼，要是进多了的话，就得天天吃红烧鱼了，真叫人作难。”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大家初次见面的尴尬就在他的笑声中冰消雪融。

手艺上乘，接人待客也很擅长，他的店一定很兴隆。

这时幸枝捧着放啤酒的托盘走了过来。